

任弼时书信选集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任弼时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任弼时书信选集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073-4059-4

I. ①任… II. ①中… III. ①任弼时 (1904~1950) - 书信集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3937号

任弼时书信选集

编 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责任编辑: 王春明

封面设计: 张 戈

责任印制: 寇 炫 郑 刚

出 版: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100017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发 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中央文献 010-63097018、66183303

新 经 典 010-68423599

电子邮箱: 中央文献 zywx5073@126.com

新 经 典 editor@readinglife.com

排版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 × 960mm 16开 12.25印张 120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4059-4 定价: 25.00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为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任弼时书信选集》。

本书共收入任弼时同志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五〇年的书信五十三封，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发表。由于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任弼时同志的书信很多都已佚失，特别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书信没有保存下来。收入本书的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体现了他的同志之谊和家庭亲情，不少书信还论及党的实际工作和理论政策。对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传承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风范，有重要的意义。

收入本书的书信，大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的原件刊印，一部分是任弼时同志的亲属提供的。编者只对少量书信作了个别文字和标点的订正，其中用俄文书写的由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校正。大多数书信还配发了手迹影印件。

为方便读者阅读，在每封信后附有必要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二〇一四年四月

目 录

致任裕道（一九二一年春）	（1）
致任裕道、朱宜等（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4）
致旅莫诸同志（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8）
致罗亦农、王一飞（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16）
致朱宜（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	（22）
致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	（27）
致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29）
致续范亭（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	（33）
致习仲勋（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	（37）
致任远志（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39）
致陈琼英（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46）
致任远志（一九四七年十月二日）	（49）
致任远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53）
致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57）
致叶剑英、杨尚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	（60）

致任远志（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	（63）
致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65）
致任远志（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	（69）
致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77）
致任远志（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	（80）
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82）
致任远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85）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89）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	（91）
致冯文彬（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	（94）
致冯文彬、蒋南翔（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	（96）
致任远志（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日）	（99）
致任远志（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105）
致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	
（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	（107）
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	（111）
致任远芳（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115）
致任远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119）

致陈琮英、任远志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21）
致任远志（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26）
致任远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30）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	（134）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六日）	（136）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	（139）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142）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144）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一日）	（146）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148）
致任远志（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152）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157）
致任远征（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159）
致任远远（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163）
致任远志（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六日）	（167）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172）
致任远芳（一九五〇年四月五日）	（174）
致任岳（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	（178）
致任岳（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181）
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184）

致任裕道^{〔1〕}

（一九二一年春）

父亲大人膝下：

前几天接到四号手谕，方知大人现已到省^{〔2〕}，身体健康，慰甚。千里得家书，固属喜极，然想到大人来省跋涉的辛苦，不能说是非为衣食的奔走所致，若是，儿心不觉顿寒！捧读之余，泪随之下！连夜不安，寝即梦及我亲，悲愁交集，实不忍言。故儿每夜闲坐更觉无聊。常念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但儿常自怨身体小弱，心思愚昧，口无化世之能，身无治事之才，前路亦茫茫多乖变，恐难成望。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

北行之举前虽有变，后已改道他进，^{〔3〕}前后已出发两次，来电云一路颇称平静，某人^{〔4〕}十分表欢迎。儿已约定同志

十余人今日下午起程，去后当时有信付回。沿途一切既有伴友同行，儿亦自当谨慎，谅不致意外发生，大人尽可勿念过远。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至若谋学上海，儿前亦筹此为退步之计，不过均非久安之所，此事既可成功，彼即当作罢论。

昨胜先^[5]妹妹来函云陈宅有北迁之举，不知事可实否？仪芳^[6]读书事，乃儿为终身之谋，前虽函促达泉^[7]大哥，彼对儿无正式答复，可怪！^[8]

根据《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

刊印。（有手稿）

注 释

〔1〕任裕道（一八七〇——一九二四），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任弼时的父亲，毕生以教书为业。

〔2〕指湖南省省会长沙。

〔3〕北行之举，指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当时，从上海赴苏俄有陆路和海路可走：走陆路，从上海乘火车北上，经哈尔滨至满洲里，改乘苏俄的列车到赤塔西行，此路相对便捷，但当时的东北军阀当局在满洲里外十八里站设有边防站，盘查很严；走海路，即从上海乘轮船到海参崴，再改乘火车到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西行。当时苏俄远东共和国管辖范围只及伯力，伯力以南以东各地，仍被日本军队占领，并设卡盘查。从上海赴苏俄留学的同学，第一批走的是陆路，到满洲里即遭扣压，未能成行。第二批改走海路，闯过了日军

的盘查，成功地到达伯力。信中“后已改道他进”，即指第二批赴苏俄的同学改走了海路。

〔4〕某人，指苏俄方面。

〔5〕胜先，即任胜先，任弼时的堂妹。

〔6〕仪芳，即陈琮英（一九〇二——二〇〇三），湖南长沙县人，当时是任弼时的未婚妻。

〔7〕达泉，即陈英椿，陈琮英的哥哥。

〔8〕现存手稿到此为止。

致任裕道、朱宜^{〔1〕}等

（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

父母亲大人及诸妹妹：

一月以前，曾寄单挂号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2〕}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当自谨慎，你们尽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街衢的积雪渐渐溶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待将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彝^{〔3〕}叔去年由法来俄，现与我同校念书，他的情形还好。

我今天本来是没话可寄，不过因为有便回国，特草数行以慰你们的望念，旁不多及。

此祝健康、近好！并望回音！

各亲属叩安！

二南^{〔4〕}寄于莫城

三月十五号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任裕道，任弼时的父亲。朱宜（一八七七——一九三八年），湖南长沙人，任弼时的母亲。

〔2〕莫，指莫斯科，当时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3〕禹彝，即任禹彝，任弼时的远房堂叔。

〔4〕二南，任弼时的号。

父母親人及諸妹！

一月以前，曾寄掛號信一封并附有照片，可否收到？
你们近来的健康如何？

我在莫身体为常，字识亦稍有进步，饮食起居尚自谨慎，你们儘可放心。

莫城天气渐暖，街衢的积雪渐次融化了，树木快发芽了，春天快到了，一年最快乐时光天天接近起来，我现在正筹备着怎样好好的度过这种时光，结果如何

待得春再告。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着
我所忆起的春景，鲜红的
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
有趣！可恨远隔异土，不能
与你们共享这种快乐！但
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
共享的日子还多。

禹舜非去年由法来国，现
在你们想念着，他的情形也
好。

我今天本来见没话可写，
这因为方便回回，特字和你们
你们的思念方不叙此致！

健康安好！并望回音！
胡恒远
于美城

致旅莫诸同志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旅莫诸同志：

回国后曾寄两函，谅已收到。旅莫地方团情形由致中央^[1]报告及罗觉^[2]来信中，可得知其大略。去年莫地同志多自国内派来，训练工作当然吃紧而较困难，但有你们十二期训练计划的规定，想近来各同志都大有进步。

去年回国同志除任理及余履中（现不知行止）外，其余均在各地担任党、团工作，半年来的成绩总算还好。普通缺点尚感实际经验的缺乏，往往理论不能适用于实际生活，这也就是因为过去没有注意实际问题的结果。

CY^[3]已于今年一月二十六至三十号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莫地由我代表出席。兹将大会经过情形略为报告如下：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去年十二月中旬举行，后因时局影响及经济困难关系，CP^[4]大会改期，因此CY大会延至今年方果举行。此次大会按章应有代表五十七人赴会。原定大会经费二千元，后因少年国际^[5]不能按数供给，再三要求的结果，方始认承有一千元的大会经费。同时因为当时政局不安，沪地适值卢齐战事^[6]区域，租界上又不能得到

开会地方，事实上各地赴会代表已不能按章举派，只得由旧中央局^[7]指定重要地方各推派代表一人。旧中央局指定能派代表到会者仅十九处：北京、天津、唐山、太原、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宁波、南昌、武汉、长沙、安源、广州、香港、旅欧俄、保定、南京，而保定与南京又未能到，故这次参与会议者仅有地方代表十七处，另加 CP 及少年国际代表二人和特请员三人及旁听者二人、旧中央五人（士奇^[8]及夏曦^[9]请假未到），共计二十九人，开会五日，经过尚称安顺。

大会议事日：CP 代表报告，出席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代表及旧中央报告，组织问题、宣传问题、教育及训练问题、一班青年运动问题（包括青年工农、学生、妇女）、经济斗争问题、反对战争问题及反对基督教问题。对于各问题的草案均于大会前即已预备完善，开会之第一天，复由大会推定按议事日程组织问题以下之各种问题委员会审定提出大会议决，因此在大会上，各项讨论的问题，无多争论，议决详情兹寄上决议案一份，请参看便可清楚。

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九人组成。大会选举结果即太雷、代英、贺昌、张秋人^[10]、任弼时、刘尔松（广东）、夏曦（长沙）、涂正楚（安源）、刘伯庄^[11]（北京）。中央局由五人组织，人名及职务分配于下：太雷——书记，弼时——组织，代英——宣传，贺昌——工农，秋人——担任上海地方及反基督教工作。余四人派作当地中央特派员。此外候补员五人：张伯简、林育南、李逸（天津）、陈乔年（旅莫）、昌群^[12]。

以上所举即为此次大会经过情形。总之，这次大会虽因

经济与时局的影响不能按章举行，然能安顺过去亦为幸事。这次大会，已将本团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将CY本身责任明确规定。在本团历史上看来亦可算为一开明时期也。本团全部情形根据各地代表报告，尚有进步。普通缺点，即在团员缺少合法的训练。CP与CY分化后，各地CY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根本责任，同时各地缺少能作指导工作的人材，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故目前本团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材的培养。同时注重团体组织上的改良和发展。新中央接任以来最近方有头绪，各部工作均有一种最底限度的计划，计划书印好后寄上。

现在国内战乱稍定，北京由段执政^[13]召集之善后会议，现正在举行。此次善后会议虽由我们在各地作过反对的工作，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然终归无效。现进行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组织，欲以此而产生真正国民代表的国民会议，但在事实上看来只是作一种宣传而已。

孙中山病状危在旦夕，这次恐免不了一死。CP及CY现在正着手预备孙死后我们的宣传工作。国民党内部近来见孙病势不佳，亦颇起恐慌，如孙果死，则国民党亦恐免不了要分裂。上海近来举行大规模的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参入罢工者杨树浦、小沙渡合计有三万人以上。这次罢工是原动于工人，我们参加，现已罢工一周有余。在罢工过程中我们完全得到指导的地位。此次罢工的口号是：反对东洋人的虐待。故当初颇引地方官厅及民众的同情，但后因工人与日人发生小小冲突（打伤日人），致中国官厅亦取高压态度。小沙渡工人群众已与警察冲突，工人受伤者有之，前后被捕之工人